

【时间乡愁】

□陈连祯

上元节吃过元宵,打了电话给中学校友会长,拜个晚年。会长是台湾云林人,北上读书就学,早已离乡背井多年。在异乡打拼出一片天地,从此定居台北。电话中,会长正忙家里祭祖,谈起时节的祭祀,语多担心未来,颇有戚戚焉。

《左传》有句话,“国之大事,惟祀与戎”。中国古代祭祀,是天大地大的事儿。小时候在嘉义乡下,常常拉着妈妈的裙子,上菜市场买鱼肉。清明时节,春暖花开了,族人成群结队的,高高兴兴地担着祭拜祖先的牲礼祭品,跟着长辈,上坟去祭拜。那可是我们陈姓家族的大事啊!清明前,大人已经早早准备就绪,陈氏虽然家道中落,母亲却一人独撑家计,即便再拮据,也要设法张罗,让祖先在地下好过日子。岁岁年年,年年岁岁跟着家人扫墓,觉得安心厚实。

其实更多的记忆,是跟着母亲在厅堂活动。虽然茅屋底下简陋四壁,丝毫不掩庄严肃穆的氛围。母亲勤快擦拭得案桌干干净净,摆好水酒、简单的水果供品后,常要我拿着三炷清香,一起面对菩萨膜拜,老人家嘴里总是念念有词,虽然听不甚清晰,也听不懂意思,想每次都大同小异,屡屡祈祷菩萨与祖先保佑,保护我们孩子平安长大,保佑全家安康。厅堂清香袅袅,一片寂静。如此虔诚,如是恭谨的神情,至今印象鲜明。

记忆中,母亲历尽艰辛过日子,似乎从未化过妆,才五十余岁,脸庞已布满深刻的皱纹,母亲却无半点怨言。母亲不识字,年节的祭祀,却祭神如神在,从未中断。老人家自然也没有上过学、读过书,对于读书人,却是一脸敬重,更

【岁月留痕】

□崔鹏飞

回忆的时针暂停在了2010年的夏天,一如往常炎热的夏天。

大学一年级放暑假在烟台洗车打工的弟弟,突然提出来想买个生日蛋糕回家给母亲过生日。

那时候的我已经踏上工作岗位近三年了,但总是觉得蛋糕太贵太奢侈,总是想等到以后宽裕了再买,总是觉得应该买买肉买实在的东西回家。没想到,我们在火车站会合的时候,弟弟提了一个大蛋糕。

哥,我找了个小蛋糕店,使劲讲了讲价,四十五,就买了一个,妈的生日从来没吃过蛋糕。

我惊讶于弟弟的举动和蛋糕的便宜,也欣慰于弟弟的用心和坚持。责备了几句弟弟乱花钱之后,当晚,我们一起踏上了烟台到莱阳的火车。一路上,没有谈学校学习成绩,也没有谈炎炎夏日洗车烤晒的不易,却在有趣地谈着明天回家要做几个菜。

【变形记】

□刘艺菲

他们都说我是一只笨虫。

春日的暖阳唤醒万物,南飞的鸟儿带着新学的江南小调回巢。他们嘲笑我讥讽我:“看!那只连茧衣都做不出的笨虫又爬出来晒太阳了!”我吓得躲回那片阴冷的泥地,偷偷探出半个脑袋。我看向那片不属于自己的生机勃勃,看向嫩绿的枝芽,看向盛开的野花,看向花间轻盈的舞者。他们舞动花瓣般的双翅时起时落,他们与清风共眠,与白云相恋。

我多么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!可是这不可能,我可是天下最没用的笨虫!蝴蝶是仙子,他们高傲到云端,而我卑微到泥土。

无数次用尽全力为自己制茧衣,却只能完成万分之一。我的生命很短,只有这一个春天,这一个本该属于自己的春天。但我作为一只天底下最没用的笨虫,我不可能有机会享受了。

夜色月色交织,一滴露水滴向我

忆母亲的祭祀



经常鼓励晚辈要好好念书;母亲年纪愈长,神情愈是和悦。对祖先的祭祀不废,母亲心里踏实,安然自在。尽管母亲没有说出要感恩祖先的庇佑,先人的遗泽,庙里历史人物的贡献,我们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她对皇天后土的那份惟虔惟诚。

那年结婚,回家乡宴客,深夜拜天公的高度仪式,仿佛古代祭天般的庄严、慎重。结婚大事,天地共鉴,在父母与村中耆老见证下完成。乡下的婚仪虽简单而隆重,却让人体会到了对家人的养育感恩,也有对自然天地的谢恩与敬畏啊!

那年我有了工作,妈妈肯离开台中二姊,来台北共住,我自然满心欢喜。妈妈永远是我最大的靠山,但是老人家心系的,总是孩子们,还惠及孙子的日常生活;尤其关心年节时令,大家过得是不是温暖与安稳。我因常年在外县市奔

生日蛋糕

晚上十点左右到达莱阳站。夜给了车站多余的空间,昏暗的灯光下我和弟弟的身影显得更加孤单。我俩随之做出一个决定:从火车站走到中心汽车站,等待明天一早五点半坐第一班客车回家。

于是乎,浓浓的夜色里,昏黄的路灯下,静静的柏油大路上,一个身影提着菜和肉,一个身影提着生日蛋糕,有时谈着上完学以后的抱负,有时唱着儿时已经记忆模糊的歌谣,更多的时候什么都不谈就静静地走……不知不觉,夜更深更静了。

忘了走了多久,突然感觉口渴,恰好看到路边烧烤摊摊主正在收摊,我赶紧走上前询问有水么。有,一块钱一瓶。刚要买,弟弟拦了下来。忍忍吧,明天回家喝。

抬头瞅了瞅天,星让天更黑,天却让星更亮。好吧,回家喝。

走过莱阳集贸市场,白天那么喧嚣的

那只笨虫

的脸颊,和着眼泪滴向泥地。在这么多次尝试后,我已奄奄一息。我呆呆地看向那片在漩涡中徘徊的叶子,用尽全力爬向了它。春天就快要过去了,我的生命也要走向终结了。泪滴向清澈的溪水,让叶子漂出那个漩涡向远方漂去。“叶啊,我要与你一起度过我剩下的时间,你到哪里我就和你一起到哪里。我再也不愿受从前那种痛苦。”我闭上了眼。

清晨,迷迷糊糊睁开眼,身边多了一只蚂蚁,一只离群的蚂蚁。两个可悲的生命在可悲的叶子上相遇又相依为命。每天喝着清晨的露水,吃石头上的苔藓。我早已放弃做茧,可蚂蚁每天叽叽喳喳地让我不要放弃希望。我烦躁,却还抱有一丝幻想。一天傍晚,我忍无可忍,对蚂蚁吼道:“我是一只笨虫,我连自己做茧的能力都没有,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好吗!”他委屈地甩了甩触须,爬到一边不再作声。我有点愧

波,也忘了家中应有的祭祀。内人有回发现我母亲哭了又哭,原来她虽离开了台中,还是心心念念孙子的衣食温暖。那天是冬至,母亲在家准备妥当后,晚上打电话去台中,询问孙子有无汤圆吃,得到的回答是妈妈上班去,还未回家。母亲身在台北,思及台中的孙子竟然不知冬至之日,又吃不到汤圆,这些仿佛都是由于自己不在他们身边,照顾不周,竟自责不已,急得伤心哭了起来。

回到校友会长的忧心,其实并非杞人忧天。21世纪出生的下一代不论,现代人身心忙碌也盲目,误认祭祀之事,乃不急之务。甚至因为信仰多元,对于祭祀大事,也认为繁文缛节,烧香点烟不环保,竟漠然以对,或抵制或排斥,未来的祭祀活动,恐将成为历史灰烬。祭祀既然式微,祭天祀地若可有可无,敬天畏神的虔诚也就不见;台湾人情厚实的美好风景,恐怕将慢慢消逝了。

城,没想到深夜下也是跟乡下一样静一样黑。

突然前面有闪动的灯光,一家还在营业的理发店!就是这点夜色里洒出来的灯光,竟然带给我和弟弟很多希望。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讨杯水喝。在以后的几年里,每每回忆至此,我和弟弟都会由衷感谢那位给我们水喝的小哥。

凌晨一点左右,好不容易找到肯得基门口的大理石可以坐坐,也可以躺躺。夏日深夜的寒气还是有的,蚊子飞舞着。但是走了这么久,我和弟弟又困又累,不知不觉中,我们竟然睡着了。是的,星光下,大理石上,头对头,两个孩子,星为被,石为铺,睡着了,旁边放着的是为母亲过生日而买的菜肉和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……

幸好那年弟弟坚持为母亲的生日买了蛋糕。这是母亲的第一个生日蛋糕,也是最后一个……

疚,抬头望向岸边的树。我看到叶子的颜色越来越深,褪去稚嫩的春色,看我的生命走向终结的边缘。“那就再赌一把!”在心中默念着,使出浑身解数。我痛!痛得流泪,痛得不敢再睁开眼。我昏厥了过去。再睁开眼时,四周仍是一片黑暗。

迷迷糊糊中,听到蚂蚁的呼喊:“你做到了!你不再属于尘埃!”我惊讶不已,我做到了吗?我……不,不可能!春天已经结束了,我再也没有力气,也没有时间成为空中的仙子!但我不再难过,我也不再痛苦。我的确没有力气再去冲破那件自己用血汗做的茧衣。但我却可能做到从前那只笨虫做不了的茧。我做到了,我不再是那笨虫。我笑着,我哭着。好累!再也不想睁开眼了。

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,梦到那些鸟儿讥讽的笑,梦到那滴救我一命的露水,梦到那些天上的仙子,也梦到那只卑微到尘埃里的笨虫。

扫描二维码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念念亲情】

种下一个花园

□张岚

母亲去世转眼便是三年。三年来的思念让我日渐消瘦,寝食难安,日里梦里,总是在追寻母亲的路上。但我知道,无论怎样蚀骨的思念,总会被岁月蒙上许多的尘埃。于是,便为爱花的母亲种下一个花园,让芬芳摇曳的花朵为我的思念写下天长地久的诗行。

母亲最喜欢的是月季,无论是大故乡的小院,还是后来哥哥们给购买的平房,以及定居到楼里,母亲品种多样的花群里,总是少不了月季。月季花期长,记忆里,一年里总能看到月季怒放在阳光下,或粉或红的花朵,一大丛一大丛的,远远看到,总是让人心情愉悦。母亲对月季很是上心,浇水施肥除虫。每有花儿开放时,母亲会不时在花丛里剪上几枝插在瓶里。之后,母亲会长时间坐在瓶前,用随手拿到的笔临摹。儿时的绣花鞋面,春秋冬里的鞋垫,小抱枕上,甚至小时母亲缝制的书包面上,都能看到母亲绣上的月季,或一朵独立,几片绿叶相衬,或三五朵相间,或一丛丛繁盛。无论哪一种样式,总是引来一片赞叹。

先是去花市买来月季,一丛丛地栽下,坑也深挖,水也灌足,再看着它们一天天长。秋末霜来前,再把长长的枝条剪去,来年的春里,月季又一丛丛地冒了出来。但花市里买来的,成活率并不高,急得我寝食不安。邻家有姐善养花卉,见我每天着急上火,便前来指导,并把自家月季悉数移来。“月季喜阳光,通风,这是它能开得花繁如锦的首要条件。”大姐两手是泥,却说得热烈:“日照条件虽好,但长期不修剪,月季也长不好。修剪的方法是,每年12月后月季叶落时要进行一次修剪,留下的枝条约15厘米高,修剪的部位在向外伸展的叶芽之上约1厘米处,并同时修去侧枝、病枝和同心枝。5月后每开完一次花,就修去开过花的这根枝条的2/3或1/2,这样便会有更多的再生花芽的机会。”听着大姐专业的指导,我才知道,月季花好看,但养花却是个技术活。于是,按照大姐的指导,我定期施肥、浇水。最可怕的是病虫害,这时,我就用大姐指导的办法,用烟蒂浸水后喷在花上,仅半天的时间,虫子就被消灭了。

有了大姐的热心指导,我的月季花园越来越像样子: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粉的、大红色的……树状月季高大挺拔,笔直的树干上是大大的花冠;变色月季初开时浅黄色,慢慢地变为橙红,红色最后略呈暗色。藤状月季如同蔷薇,满满地爬满围墙,实在令人流连忘返;最可爱的当数花中皇后“月月红”了,从每年的5月到11月,花开不断……姹紫嫣红的花园,引无数人驻足。

嫂子见我对我花痴爱不已,回娘家时专程带回来一棵蔷薇。蔷薇的根有碗粗,连同根部的土,嫂子细心地用塑料皮包了,怕不成活,又在太阳下晒了几天。选了院子的最西侧靠墙栽下,经过一个秋冬,蔷薇却也安心地在这里生长了起来。到了夏天,竟然开出了几朵粉色的小花,让我惊喜了很久。

记得母亲在世时,喜欢闻桂花的香味,便托朋友买了两棵金桂。当高近两米的金桂被运到时,让我着实吃了一惊:好当然是好了,只是小院太小,无处可放,仅两个大大的桂花的盆就占去小院的大半,只好央了人花大力气抬出小院,栽在了小院的两侧。可惜,栽下的第一年的秋天,当遍地桂花飘香的时候,这两棵桂花却没有花开,只静默地立在小院的两侧,任性地将自己等同于周围一般的树木了。

原来我所居住的地方,曾有过几处紫藤长廊,每到紫藤开花的时候,整个长廊便开满了一串串紫色的花蕾,远远望去似云如霞,实在是一大景观。那时,每到傍晚,我经常和母亲站在紫藤花下,母亲就像小姑娘似的赞叹:“真好看啊,这么多啊,真像洋槐花啊!”母亲已逝,但母亲的赞叹和母亲惊喜的眼神,一直都在。于是,我跑了好几处地方,专门买了3棵有十年树龄的紫藤,在小院的上方为它们搭了一个简易的石架,期待着来年花开的时节,能有成串的紫藤自架上垂下,那时,母亲“真好看啊,这么多啊,真像洋槐花啊!”的赞叹声,我也会听得更为真切!

母亲已逝,而花却常开,就像母亲的爱与温暖,永存心间。